

巴比塔外“人文”一词比较研究

王 敬 慧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umanity” outside the Tower of Babel

Jinghui WANG

Abstract

The paper convey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understanding of humanity. I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humanity” is translated into “Ren2wen2 (人文)”, “ren2xing4 (人性)” or “ren2dao4” (人道), an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could also be translated into the Confucius signifier: “仁”. Chinese characters themselves represent ideas rather than sounds, and this paper traces back to the ancient ideograms of these characters, comparing their similarities and concern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 and the other. This paper also argues that “仁 (ren)” is also proved to be linked profoundly with 道 (Dao), which is regarded as Chinese logos. Through the pictographic and philosophic study of the three characters: 文, 仁 and 道, this essay aims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western and eastern wisdom on humanity, and compare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articularly the Golden Rule about one and the other, which should be adjusted to deal with the presen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just as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s should always be adapted to the particular age.

Keywords: humanity, the other, Confucianism, Daoism, Deconstruction

摘要

本文对东、西方关于“Humanity (人性)”的理解进行比较研究。在英汉词典中，“humanity”被翻译成“人文”、“人性”或“人道”。本文通过中国楹联文化不可译性因素的研究切入，通过梳理语义能指与所指的阴阳对应，建议将英文的“Humanity”翻译成孔子倡导的能指意符——“仁”。鉴于汉字本身表意功能优于表声，本文追溯相关汉字的古代汉字写法，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以及逻辑关联，并论证“仁”与“道”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通过古汉语文字训诂研究与文化哲学比较研究，旨在比较东西方对“人性”的理解中的心理差异，特别是在中西方“黄金法则”理解中存在的本质差异，探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寻找世界走出当下异质文明冲突的可能途径。

关键词：人性、他者、儒家、道家、解构主义

圣经旧约《创世纪》第11章中讲远古时代，天下人曾经说着同一种语言。人们向东迁移走到一个叫示拿 (Shinnar) 的地方，发现了一片平原，于是便住下来。后来他们计划修一座高耸入云的塔，塔顶可直达天庭，用以显示人类团结的智慧与力量。因为没有语言隔阂，人类沟通顺畅，很快就搭好了塔的地基，并且越建越高。尽管上帝爱民如子，但是他并不希望人们建成这座通天塔。他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¹⁾”上帝使人们开始说不同的语言，从而无法听得懂对方，于是这座通天塔至今也没能建成。因为语言的混乱和人们的争吵不休用古希伯来语表述是“巴比

(1) Lo! the puple is oon, and o langage is to alle, and thei han bigunne to make this, nethir thei schulen ceesse of her thouytis, til thei fillen tho in werk; therfor come ye, go we down, and scheende we there the tunge of hem, that ech man here not the voys of his neiybore. (Genesis 11:6-8, translated by John Wyclif (1382)) http://wesley.nnu.edu/fileadmin/imported_site/biblical_studies/wycliffe/Gen.txt

(Babel)”，所以这座未建成的通天塔被称作巴比塔。对于这个圣经故事，一直以来存在不同类型的解读。虔诚的上帝论者 (Creationists) 会将其看作上帝法力无边的象征，因为对上帝而言，人类建造通天塔是狂妄和对上帝的不敬，所以上帝要瓦解通天塔的建成，使人类对其有敬畏之心；无神论者可以以此为例说明上帝统治人类的方法就如同大多数统治者采纳的伎俩：分而治之。语言从来就不止是一种语言符号，它背后承载着思想，文化与情感。语言的混乱会导致人们思维方法结构与规律的差异，导致沟通的障碍，从而保障统治者获得权威的力量。在对巴比塔的理解中，美国哲学家罗伯特·宾诺克 (Robert T. Pennock) 在《巴比塔——与新神创论相佐的例证》(Tower of Babel, The evidence Against the New Creationism) 一书所提出的自然主义哲学观点值得学术界借鉴。他将巴比塔故事作为神创论语言学的基点，对照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观点，将语言的发展与物种的发展平行展现，意在说明神创论语言学的伪科学性。他认为物种的进化与语言的进化有相似之处，即人们应该重视的不是“生命”或“语言”的起源，而是“物种的进化”或“语言 (复数) 的进化”⁽²⁾。本文将从罗伯特·宾诺克的观点出发，研究“人文”一词的自然属性及文化差异问题。

“巴比塔”和“通天塔”这两个词汇虽然同指一物，但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巴比塔象征着一种阻碍人类交流的障碍，代表人类交流的困境。而通天塔这一词汇代表了人类对于爱与团结的渴望。按照神创论语言学的内涵，有一个特定的时刻，当上帝使语言成为各种不同语言之时，交流的差异产生，当然这个超自然的陈述不是可以用自然界的科学公理可以解释的；但是，关于语言的人类属性，德国语言学家兼文体学家，列奥·斯皮泽 (Leo Spitzer) 在 1934 年提出的观点更值得借鉴：“任何语言先属于人类，然后才属于某个民族：不论土耳其语，法语，或是德语，在它们成为土耳其人，法国人或者德国人的语言之前，它们首先是属于人类的语言。”⁽³⁾在语言成为不同民族语言之前，它的全人类属性应该是什么？答案当然是人类所共有的人性，那么这种人性的所指在各种语言中是如何体现的？这便是本文在研究中关注的主题。

从一副关于人生的中国楹联英文能指对应入题

人性是从人生中体现的。本论文的学术研究起点源于一幅关于人生的楹联翻译。该楹联是清代文人纪晓岚为北京圆明园旧时戏台所作楹联：

尧舜生、汤武净、五霸七雄丑末耳，伊尹太公便算一只耍手，其余拜将封侯，不过摇旗呐喊称奴婢；
四书白、六经引、诸子百家杂说也，杜甫李白会唱几句乱弹，此外咬文嚼字，大都沿街乞食闹莲花。

此联巧妙地戏曲艺术中的人物类型：“生、净、旦、末、耍手、奴婢”和戏曲说唱形式“白、引、杂说、乱弹、闹莲花”等对应，并与历史人物及古代典籍相对应，其宏大的叙述视角令人叹为观止、且回味无穷。尽管在英语语言符号方面可以找到近似的符号加以指代，将其直翻译成如下英文楹联：

Yao and Shun are “sheng”; Tang and Wu are “jing”; Five Heroes and Seven Kings are “chou”! Yinyi and Taigong are just “jesters”; all other generals or lords only “supporting slaves”;
Four books “explain”; six classics “instruct”; all other hundred schools of philosophies are “fragmentary talks”! Du Fu and Li Bai could sing some “lines”; all the other word splitters “make the lotus”.

但是这一能指完全对应的译文，对于异质文化的英文读者是不能理解的。J.C. 卡特福德 (J.C. Catford) 在 1965 年提出不可译性的问题。他认为不可译包括“语言上的不可译 (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与“文化上的不可译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对中国楹联英译来说，这种不可译是不可回避的。英语属印欧语系，而汉语属汉藏语系，在这两种非相近语言之间进行转换时，语言以及文化的不对等现象已经比较明显。汉语语言文字的重

(2) Robert T. Pennock (1999) *Tower of Babel, The Evidence against the New Creationism*, The MIT Press, pp125-126.

(3) 转引自：Emily Apter (2006), *The 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41.

要特色是句式的整齐以及音韵的和谐，而楹联又是一种相对复杂的语言表述形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汉语楹联所形成的文字或文本所产生的美学效果也各不相同，所以在翻译过程中遭遇的困难更大。也是因为如此，卡特福德认为，“比起语言的不可译性，文化的不可译性通常不那么‘绝对’”⁽⁴⁾。

对于此楹联文化上的不可译，一种应对方案是将文化特质的内容解释出来。语言反映文化，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产物，都有其悠久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包含着各自独特的。任何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内涵和特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受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审美情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也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为了让英文读者明白其中的文化内涵，该楹联中的一些特定词汇、成语、典故等“文化负载词 (culturally-loaded words)”就必须要通过注释的形式给英文读者提供，也就是将楹联中所涉及的讲特定的国家、民族发展历史、社会制度、生态环境、宗教信仰和民情风俗具体化。比如在实际出版的译文中，笔者在该楹联翻译之后给出如下注释：

- (1) Yao and Shun: refers to two legendary leaders of the late patriarchal clan society tribes
- (2) Tang and Wu: refers to the emperors of the Shang Dynast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C) and the Zhou dynasty.
- (3) 5 kings: refers to the kings of 5 state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 (4) 7 heros: also known as the “seven king.” refers to the kings of the Warring States Qin, Chu, Qi, Yan, Han, Zhao and Wei.
- (5) Yi Yin: Minister of the Shang Dynasty.
- (6) Taigong: commonly known as Jiang Taigong, who assisted Emperor Wu to defeat the emperor of the Shang dynasty and started Zhou Dynasty.
- (7) The Four Books: refers to four classical works (《大学》The Great Learning; 《中庸》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孟子》Mencius.
- (8) Six Classics: usually refers to Five Classics: 《诗经》The Book of Songs; 《书经》The Book of History; 《礼记》the Book of Rites; 《易经》The Book of Changes; 《乐经》The of music 《春秋》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 (9) Du Fu (712- 770) and Li Bai (701-762): Two famous poets in the Tang Dynasty
- (10) “Sheng”, “Jing”, “Chou”, “Jester” and “Slaves” are typical roles of characters in Peking Opera. “Explain”, “Instruct”, “Fragmentary Talk”, “Line” and “Make the Lotus” are basic elements in the narration of Peking Opera.⁵

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翻译及注释只是在努力做到语言的外延 (denotative equivalence) 与内涵等值 (connotative equivalence)，但是从语用等值的角度已经消解了原文楹联的精巧与深刻，对于译文读者而言，并没有很好地达到语用等值 (pragmatic equivalence)。

那么，实际上，从语用等值翻译的角度来看，如果借鉴科勒 (W.Koller) 和纽马克 (Newmark) 的对等理论，楹联翻译应该注重译文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效果是否与原文对于原文民族国家读者所产生的效果是一致的。如果遵循这样的原则，那么上述楹联可以从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中找到一个翻译对应，即莎翁在《皆大欢喜》中的名句：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They have their exits and their entrances.

(世界是一个舞台，
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
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

纪晓岚的汉语楹联与莎士比亚的英语剧本台词在语言表述形式与语义上并不对应，但是他们的等效性在于两者所

(4) Catford J C (1965),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99.

包含喻义的神似。它们都在讲述——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舞台是个小世界，世界是个大舞台，而台上走过的大小人物不过是匆匆过客。

关于人生这一重大主题的另一个英汉等效对应范例有关中国儒家思想的经典修身八要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理念在《大学》中的表述如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当下全球化的时代，英语国家的人们常会听到这样的叙述：

在英国古老的建筑物威斯敏斯特教堂旁的一个无名大主教墓碑上面刻着如下碑文：

When I was young and free and my imagination had no limits I dreamed of changing the world. As I grew older and wiser and realized the world would not change I shortened my sights somewhat and decided to change only my country: but it too seemed immovable. As I grew into my twilight years I settled on changing only my family and those closest to me, but alas they would have none of it. Now as I lay on my deathbed and I suddenly realize that if I had only changed myself first, then by example I could perhaps have changed my family, and from their inspiration and *encouragement* to me I would have been better able to help my country and from there I may even have been able to change the world.⁽⁶⁾

尽管真实的情况是，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并没有这样的一座墓碑，但是这段英文句子在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比较被推崇，是公认的心灵鸡汤⁽⁷⁾。只不过，在英语世界，中国的儒家经典被安在了宗教教宗的头上。这也从某个角度说明了关于人类如何修身，不论国家、种族与信仰，人们都可以达到惊人的共识。

当然，对于严谨的译者而言，上面楹联的英译可能是不合格的，因为从信达雅的角度，其英文表达并没有在文字上逐字逐句忠实于原文，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翻译对于英语读者而言，效能要比直译更强。关于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罗兰·巴特观点值得借鉴：“任何一个符号都假定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这种关系中所涉及的二者属于不同的范畴，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同等（equality），而是对等（equivalence）。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有谨慎态度，因为尽管通常会说能指表达所指，但是在任何符号系统中，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两者而是三者。我们所掌握的不是两者相随，而是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关系，因此能指与所指二者的结合整体包括能指，所指与符号三者。”⁽⁸⁾在这里，“符号”实际指向言语的意义。本文在这三个楹联的翻译新尝试中，将关注点放在符号的意义本身，而非它的能指与所指。楹联翻译的根本任务是文化交流，将楹联这种中国文化的独特载体翻译成英译的过程中，如果能从英文读者的角度考虑，呼应读者已有的语言知识与文化背景，实际可以使交流更加顺畅。

楹联翻译的目的在于向英语读者传递楹联的文化内涵与可翻译语义，其中重要的翻译原则应该是美学等效转换原则。这里等效转换的首要因素是楹联的对仗之美，也可以将称其为“比较之美”，或者“太极之美”。楹联的思维方式实际上一种中国的传统太极思维。一幅楹联可以被看作是一副“阴阳太极图”，一种“两端一体”的思维方式的表述。再具体说，楹联里可以看到乾坤：宇宙万物都是由阴阳互补、互生、互成的有机整体，都要用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矛盾对立统一思维方法去认识和分析。老子在《道德经》中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上联与下联是阴阳对偶，然后通过字句、音韵、节奏等因素的有机联系而实现“冲气以为和”。对笔者而言，楹联翻译的过程，不仅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重新忠实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要把楹联的语言文化承载意义合理恰当地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而这种文化承载的终极意义一定是全人类的——那个有关人类的复杂而同一的命题，即人性（humanity）。

(5) Hu Huiyun (2016) *The art of Chinese Couplets*, translated by Wang Jinghui, Paramus, New Jersey, Homa & Sekey Books, p37.

(6) 《光明日报》2014年07月01日16版，也曾刊登一篇题为“《大学》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无名墓碑”的文章，以此为例说明中西文明的相通性，文章最后说：“若曾子、朱熹复生，读到这篇碑文，定会击掌赞叹，认为这与《大学》深意若合符节，不免发出‘东海西海，心同此心，理同此理’之叹。”









(7) 见该美国网站 <http://www.chickensoup.com/book-story/36189/start-with-yourself>


(8) Roland Barthes (1972), *Mythologies*, translated by Annette Lavers,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1972, p111.

“Humanity”的儒学能指

通常英英或英汉字典将 Humanity 分为三类做定义或解释：首先作为一个复数名词，它指的是“人文学科”；其次，作为一个具体化的单数不可数名词，它指的是“人类总称”；再次，作为一个抽象不可数名词，它指的是“人性”或“人道”。用英文原文表述：“kindness, respect and sympathy towards others”, “the state of being human rather than an animal or machine”⁽⁹⁾（对他人的友善，尊重与同情；作为人，与动物或机器所不同那个的状态）。此部分的释义是笔者在楹联翻译中的顿悟点、关注点，也是希望进一步分析和阐释的内容。这个释义里面的三个关键词是“kindness（友善）”，“respect（尊重）”和“sympathy（同情）”⁽¹⁰⁾。这三个词汇基本内涵其实都是关于人作为个体与他者关系的理解，具体来说是一——关爱他者，尊重他者，以及同情他者。本部分的主旨是从这三个关键词入手，通过对关于 humanity 的汉语译文符号具象研究，探讨 humanity 作为抽象名词，一个新的单字汉译方法——翻译为“仁”的可行性。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与英语这种字母文字不同，它不用发音，本身就有丰富的语义内涵。如果我们将“仁”按照《说文解字》给出的线索来分析：该字“从人从二”⁽¹¹⁾：从人，表示一个站立的人；从二，也有两个内涵。内涵一：“二”是自我与他者的对照，包含着个体对他者的“善意”，“尊重”与“同情”，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心比心对待每一个人。颜渊曾问孔子怎样才能做到“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带着这样的想法去看“仁”的字形，该字中有“人”和“二”。“人”代表着“自我”，“二”代表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人欲”与“节欲”的关系。“仁”的内涵在于它不仅承认人自我的存在，同时提倡要达到“仁”的理想境界，就必须对自我的人欲进行克制，心系他者，做到“节欲”。这是“克己”的内涵所在。也正因如此，孟子才会说，“仁者爱人”，认为仁者是对他者满怀爱意的友善之人。可见在儒家思想中，“仁”不仅是一种道德范畴，也是指人与人相互友爱、互助、同情的状态。内涵二：“二”可以代表“天”和“地”，指做人要效法天地。易经讲三才——天、地、人。但是仁字从二不从三，即要化掉人心，只怀天地心，以天性善良、地德忠厚的心来为人处事，即有博爱心、包容心，自会产生仁爱心。

“仁”包含做人之道，也可以称之为“人道”。关于“道”，《说文解字》的解释如下：“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達謂之道。”⁽¹²⁾在金文中，“道”的写法是，这个象形文字表示的是一个人在一个四通的十字路口用头脑（首）来观察、思考和选择，其中的表示“手”，喻义用手引领人分清楚方向。所以“道”所展现是人在世界上的道路选择。“仁”也包含“人性”。“性”这一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如下：“性，人之陽气性善者也。从心，生聲。”在篆文中的写法是其中是“心”的象形字，表示“心所望”或“欲求”，现代汉字中简化为“竖心旁”，而右面的表示的就是植物的生长与天然萌发，也就是说该字所表现的是人类天然萌发的欲求。而这种天生萌芽的欲求出自于“心”，如果离开了“心”，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主体。

上文讲到，“仁”本身可以被看作对人与“天道”以及“地道”之间关系的展现，实际“humanity”的另一个常规翻译“人文”中的“文”字本身同样也包含着人类对“道”的理解。关于“文”《说文解字》的解释如下：“文，錯畫也。象交文。凡文之屬皆从文”⁽¹³⁾。其传统写法中依稀可见该字由“人”和一个“两道交叉”组成，它依然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对天道，天道与地道逻辑关系的理解⁽¹⁴⁾。在《易经》中贲卦的彖辞中讲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正所谓“刚柔交错，天也。明以，也。观乎天，以察时变。观乎，以化成天下。”⁽¹⁵⁾《易经》的谦卦的彖辞中近一半解释了天道与地道的不同，并指出了人道的基本规则，即：“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亨

(9)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1978, 2009), Fifth Edition, Essex, England: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p859

(10) 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英文中的“同情”不仅表示“对境遇不佳者的怜悯之情”也可以指“对他人思想、感情及经历的理解”。

(11) 许慎：《说文解字新订》，臧克和，王平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18页。

(12) 许慎：《说文解字新订》，臧克和，王平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1页。

(13) 许慎：《说文解字新订》，臧克和，王平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92页。

(14) 本文对“仁”，“道”，“性”，“文”的字形寓意阐释主要来自于笔者对《说文解字》字形演变介绍的一种非常规、非传统的理解，可能会被认为是“胡说八道”，但是当这种理解被认为是“胡说八道”（“nosense”）的同时，它实际在说明一些问题（It is making some sense）。

(15) 《周易译注》，周振甫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1页。

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¹⁶⁾。该彖辞强调天道的奉献，地道的谦恭；内涵又见于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¹⁷⁾，天体太阳昼出夜落，周而复始，用光明普照大地，毫无私欲地周济万物；而地道类同于坤卦象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¹⁸⁾；大地用深厚的德行谦恭地容纳与滋养万物。而人道在于学习与借鉴天道与地道，在于远满盈，而近谦恭。天道与地道是规律和法则，而人道是人自己的准则。在这个准则中，不论是“人性”还是“人道”都强调人类应该响应内心的呼唤，听从头脑的分析，这与英文“humanity”的内涵同出一脉。

本文认为，不论将“humanity”翻译成“人性”、“人文”还是“人道”，这些词汇都体现着人类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理解。而本文提出将其翻译为“仁”，实际是在采纳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归化法翻译。尽管对于韦努蒂而言，归化法略带贬义，因为归化法可能“盲目自大地使用单语，把外来文化拒于门外”，但是他承认，主导文化社会“习惯于接受通顺易懂的译文，把外国文本中的价值观隐匿在本国的价值观之中，令读者面对他国文化时，还在自我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¹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将 humanity 的含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仁”的概念相结合有着时代意义。

“仁”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关键词，从孔子把“仁”作为人的最高道德标准和境界提出，到后来其他古代哲人的完善，“仁”已经成为中国伦理思想结构的一个为核心，具有极广的道德范畴。将“humanity”翻译为“仁”，一方面可以增强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自信，另一方面赋予中国传统经典新的思考空间。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笔者认为将 humanity 翻译为“仁”的重要语义作用是将一个抽象名词具体化和积极化：当 humanity 被翻译为“人性”，“人道”，或“人文”时，它是一个中性词，需要人们继续思考其内涵，这个内涵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但是将其翻译为“仁”，这词义中体现着人的责任与担当。作为人，其“人性”应该归于“仁”，孔子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他强调“仁”需要从自己做起，而非由他人决定。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内涵在于律己，而西方的黄金法则：“Treat others as how you want to be treated”经常被翻译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这一翻译是不严谨的，英文的黄金法则内涵是“己所欲，施于人”，而孔子表述的内涵包含着“己所欲，慎施于人”。设想，如果当下的极端宗教分子能够放弃那种要强加给他人、他们所信奉的救世盛典的救世主情结，带着仁爱之心，尊重与其相异的观点，这个世界的冲突和恐怖活动会减少许多。

圣经旧约中的通天塔象征着人类对爱的追求，上帝将通天之塔转变成了巴比塔，使人类从亲如一家走向隔阂与争斗。几千年来，世界上发生了无限多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的主题又是有限的，只要三组词汇“善良 / 凶残”，“宽容 / 仇恨”，“理解 / 误会”，就可以概括之。而解决这些故事冲突的根源只有“善良”，“爱”与“同情”。关于人性的研究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但是在今天，它仍然是一个我们需要厘清的课题。上帝可以通过混乱人类的语言让通天塔的建造停顿下来，但是人性仍然存在，而人性的中心——“爱”不是人造的，也不是上帝造的，它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不论是来自东方的，还是来自西方的“人性”，都可以归于一点：“仁者爱人”。全球化的时代，语言的差异即将被迅捷的科技手段所攻克，那么人类向往的通天之塔是否可以被重新建造起来？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研究属于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专项课题，项目号 2017THZWZX05）

(16) 《周易译注》，周振甫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0页。

(17) 《周易译注》，周振甫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页。

(18) 《周易译注》，周振甫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页。

(19) Lawrence Venuti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p15.